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晉

第 十三 冊

新學社

好學

PDG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七十八

晉五

禮二

凶禮 國恤 大喪初崩 山陵 奔赴山陵 棺飾喪車 葬禮 附祭 諡議 諱議

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軍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旣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幾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勅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己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幾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臺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幾坐

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亮亮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哀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亮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情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

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晉書禮志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縗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傳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元曰主人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爲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通考王禮考案通考所敘次序與

晉書禮志各異宜從禮志爲正

習鑿齒曰傳元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爲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況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虞

書曰三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大政也摯虞以爲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幾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杜元凱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古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緇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袁準曰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緇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緇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唯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緇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職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揚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道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

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卽位之後除練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卽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諒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苴杖經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周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

闇爲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元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神後禮特爲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爲得之諒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襄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卽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再恩惠王享晉號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王爾楹此間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官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嚙示義而信以爲食旨亦其昏矣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昌明王者卒哭除喪

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

也禘類祈禱豈一道乎武王出祔以燎豈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

又不於宗廟而祀在垺室

垺音牧鄭元云牧野之室

且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墀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

壇同墀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於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使告於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

爲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於文武而不稱禘祫於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

可與談春秋耳段暢引經傳以爲諸侯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

會諸侯故曰子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

除纓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既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

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

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諸侯既卒哭卽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

采不宜覆以服麻故云纓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以雜於吉也此除纓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

也然則大夫士皆以纓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絰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上卒哭除纓麻諒

闇故特不言弁絰此諸侯纓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旣卒哭除服諒闇此爲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纓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於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卽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尚幼宰傅相之命諸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綬經征秦遂墨綬以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纓墨文明其服也弁絰金革禮所權許皆爲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玩議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禪意欲以求六月二十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以還大祥除四起縞冠受以白

輅徙月後吉不宜立異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三日除縞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元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綬冠踰月元端以居復平常焉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閒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按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昨皆可爲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侯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生累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窆窆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

通典  
凶禮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通考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練帳幕素牀以布巾裹革輅音遙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柰何葬而便卽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廣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陰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然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

禪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陰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爲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縗麻以諒陰終制於義旣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惟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縗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陰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葬除服諒陰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縗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縗麻三年者謂下推將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縗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陰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

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禪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陰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於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陰同議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陰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惟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陰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臣子等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縗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一業反降欲以職事斷則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惟縗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全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莫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仿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陰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

哀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童三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陰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縗麻諒陰終制

以上並晉書禮志通考玉禮考同

于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又多不載武帝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卽位中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羣官議帝應爲追制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閭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晉書禮志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承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暮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啟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以上並晉書禮志通考玉禮考同

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謝安王邵鄭襲殷康袁宏殷茂重脣劉遵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基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左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望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基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啟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餘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基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基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卽吉

通考王  
禮考

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禮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則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俱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之過矣

通考王  
禮考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  
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良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爲皇  
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

斷通考王禮考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  
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父之義曾譏逆祀以明尊尊  
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縗葢  
於是帝制葢服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  
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  
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旣喪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安帝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何澄王雅車胤孔安國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  
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  
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  
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葢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葢詔可

以上並晉書禮志通考

右國恤

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祔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樵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權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權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邊密八音豈有釋其纓經以服元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元衣朱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薑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輿牀

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

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厯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厯大爲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卽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通典凶禮

### 右大喪初崩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晉書禮志

晉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之日便已周年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愼主者具行備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等奏陛下至孝縗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曰今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以縗絰行

詳見國恤門

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

景帝陵

一謁峻平陵

文帝陵

然遂